

欧理会副主席：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能接受

【明慧网】“七·二零”前夕，瑞典驻欧洲理事委员代表团团长，欧洲理事委员会（PACE）副主席林德布劳德先生（Goran Lindblad）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强调：“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自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对法轮功发起迫害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九年了。对这场至今还在持续的迫害，林德布劳德先生表示：“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我认为它们发起这场迫害是个错误。”他特别谈到：“正在发生着的活体器官摘取罪行以及非法将法轮功学员和基督徒关进劳教所，从而迫使这些人服从其共产理论等行径，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二零零八年七月九日下午，欧洲议会在其位于斯特拉斯堡的议会大厦召开全体会议，林德布劳德先生以及多位欧议会党团的代表和欧洲议会议员严厉谴责了中共持续的人权侵犯的状况。

对中共为欺骗世人不让人们知道真相的这种惯用的流氓行径，林德布劳德先生强调说：“这就是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特点，即由某个人决定人民的何去何从。这是行不通的。”

他还谈到：“共产党害怕任何超出其思想范围的观点，无论是什么思想。它们不容忍任何不顺从的事。”

关于法轮功，林德布劳德先生说：“我认识一些法轮功学员。尽管我对法轮功的哲理了解的不多，但我认为他们有权实践自己的信仰，而且他们都是些很好的人。”◇



吉林监狱抻床：

心碎肝破的疼痛



【明慧网】吉林监狱所谓的“教育科”的恶警李永生，多次以减刑期为诱饵，让犯人把大法弟子押到所谓严管的地方，对他们施以抻床的酷刑，以强迫他们所谓的“转化”。犯还用开水瓶烫受害者的肚皮，用塑料袋捂住受害者的口鼻窒息。受害者被迫在床上大小便，造成臀部溃烂。

大法弟子张倍齐目前仍被关押在吉林监狱。他本着善心，给监狱长写信，要求停止迫害，惩处恶警李永生。下面的内容来自于他信中的陈述。

极度心碎肝破的疼痛

2006年7月28日，我被监狱犯人架到严管的地方上抻床。徐志刚、王臣、姜甸等几名犯人对采取惨无人道抻床酷刑折磨。我的四肢被押的关节脱位，整个身体被抻直悬空脱离床板。极度心碎肝破的言表都不为过，四肢全部麻木，全身颈椎及腰部抻致极度痛疼之苦无能言表，抻到二十分钟后，我突发休克。犯人徐志刚等摸着我心脏部位及脉搏已停止跳动，打开抻床用手掐我的人中。因为我口中被徐志刚塞上橡胶球，绝望痛苦喊不出声。徐志刚、王臣、姜甸等犯

明慧週報

●吉林省版● 第127期 2008年7月21日

『七·二零』九周年多伦多集会吁制止迫害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六日，多伦多法轮大法学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中领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

多伦多法轮大法学会代表张照进说：“从今年一月一日起至今，已有八千一百宗法轮功学员被抓的案例，一百三十人被迫害致死。”他在发言中指出，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九年如一日坚守真善忍、讲真相、反迫害。在北京奥运前夕，中共加剧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而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的“全球百万征签”反迫害活动已经获得超过一百万个签名，要求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

“我相信真、善、忍，我觉得法轮功是世界上最正的、最好的，我修炼以来，身心都有很大的收益。”多伦多居民裴女士说：

“我今天来参加这个集会，是要发出我的声音，向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呼吁，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在中国各个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及监狱的法轮功学员。”◇

人，扒开我口塞进几片药，并通知监区管教刘铁军，晚上七时许犯人背着我到医院抢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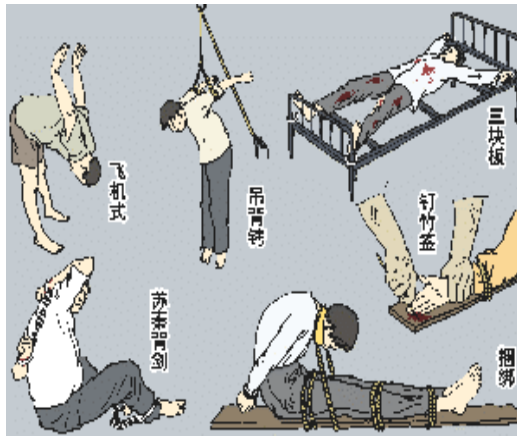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上午六时许监区管教让犯人把我背回严管，继续上抻床固定四肢，徐志刚怕出人命担责任，不敢抻了。晚间九时许我二次出现休克，徐等犯人打开固定我的四肢，掐我人中扒开口塞了几片药，经过近两小时恢复过来。

第三天六时许又开始固定我的四肢，晚间出现第三次休克，继而往复二十天的抻床，抻、固定四肢，我的颈椎以下已经全部疼痛严重麻木，神经系统时常象针扎一样钻心痛，腰部位严重抻残。两年来多次写信与监狱长反映问题的严重性，发出的信石沉大海，无有音讯。更难见监狱长，每天只能躺在床上承受残伤带来的无休止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煎熬。虽然事过境迁，留下的残伤的悲痛却无人问津。（转下页）

开水瓶烫肚皮、塑料袋捂头鼻口

2006 年 6 月末，大法弟子孙乾因看大法经文，被关押在严管的地方上抻床，酷刑迫害，我写信给监狱长反映问题的严重性。2002 年到 2005 年间大法弟子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折磨迫害。特别是吉林监狱教育科长干事李永生，多年来利用职务之便，以所谓的“教育转化”为名目，违法乱纪，滥用刑具，唆使犯人参与迫害，强迫我们放弃信仰法轮功。关押在监狱的法轮功学员无一幸免，遭到李永生滥用刑具抻床抻、长时间固定四肢，坐小号不许动，否则遭暴打。在小号，四肢被长期固定，大小便在地板上，臀部腐烂，臭味难闻。恶警唆使犯人采取各种暴力迫害、用开水瓶烫肚皮，用塑料袋捂头鼻口让人气喘不上来等各种非人折磨手段，犯人为了得到李永生在教育科批分减刑之便，更加猖狂，置大法弟子性命于不顾。

大法弟子刁树君，原被非法关押在老四监区、现七监区，03 年 7 月 8 日被关押吉林监狱当天，李永生安排犯人对刁树君进行折磨，从早坐到晚不许任何人与刁讲话交谈，制造紧张恐怖气份，强迫“转化”。特别在 03 年 8 月份刁树君因被迫害严重，患肺炎引起吐血，生命危在旦夕，监区管教强制刁树君参加劳动，刁不参加让犯人强行抬到严管讯问刁：“转化不转化，抻的滋味怎么样？不转化再抻。”尤其 04 年 3 月份“矫治中心”李永生唆指犯人：“你们力度不够，必需加大力度转化，干出成绩来我让教育科给你们批分。”犯人开始更加残忍的手段，采取各种闻所未闻



的酷刑折磨刁树君等大法弟子。

其中酷刑之一，固定刁树君四肢长期躺在小号的床板上，用五斤装的大瓶（塑料瓶饮料瓶）装满开水，在刁的肚皮上烫，整个肚皮被烫烂红肿烫起许多大泡，口中塞上烂布喊不出声。至今肚皮留有被烫伤的疤痕为证。

犯人采用的酷刑之二，用塑料袋捂住刁的鼻口，让他喘不上气，直至脸变成紫红色放下，继而再捂，造成窒息、喘不上气。

酷刑之三，大小便因为四肢固定在床上，犯人等刁树君小便刚便出，把尿瓶拿走，尿全部流下屁股下面，整个屁股被尿淹泡着，屁股腐烂臭味难闻。大便时在屁股下面放一个脸盆，腰部犯用人用泡沫垫起，大便不出。犯人采用往刁的屁股里边打肥皂水，还便不出。犯人给刁吃了一种“甘露醇”药，此药破坏人体内的消化系统和器官，使胃肠破坏，拉稀。整个迫害过程近一个月，刁树君实在不愿承受无休止的迫害，绝食抗议，最后被送医院抢救，生命危在旦夕，李永生怕出人命才答应送刁去医院抢救。至今刁树君身体遗留下许多折磨

迫害时的残伤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大法弟子谭秋成也遭到迫害。03 年 3 份的一天，李永生到严管急匆匆的告诉徐志刚，丁兆松（已出狱）、高桂林（已出狱）准备好抻床，不一会谭秋成被几名犯人架到严管，按到抻床上开始抻床的酷刑迫害，谭秋成被抻到极限时，为抗议迫害，咬舌头血流坤床，徐志刚不敢再抻，给谭造成生活与身心的终生痛苦。

这里只是在吉林监狱教育科李永生直接参与唆使犯人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几例。造成众多大法弟子遭受不同程度的折磨迫害。

03 年被吉林监狱关押的大法弟子刘成军被迫害致死。当时全球所有大法弟子，世界人权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组织，追踪报道大法弟子刘成军迫害致死的全程真相，现在正在追查所有参与迫害的恶人及相关的责任者。

据不完全统计从零二年到零五年间，吉林监狱关押迫害的大法弟子上百人之多，其中被迫害致残致伤及死亡的已达几十之多。李永生是被调查在案的恶警之一，被列入追查名单上，当时监狱长李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犯人徐志刚等都已入册，一旦时机成熟，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都将被国际公审。



摩托车长脑子了

弟媳妇生了儿子，姑姥姥来我家祝贺，酒宴上给大家讲了件奇事。姑姥姥说：“我这回可相信说大法好就有神佛保了！”

大家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前几天，她的两个儿子下班路上碰面了，兄弟俩都骑着摩托车边走边说话，走到一个下坡的地方时，一辆车迎头冲来，大儿子眼快立马躲开了，小儿子走在前面，眼看就要撞上车了，小儿子慌忙中手撒了摩托车自己跳到一边去了。

“那后来呢？”酒宴上的人问。姑姥姥说：“我那大儿子拐到一边去后回头一看可急坏了，他弟弟跳到一边去是没事了，可那个坡底下停着几辆轿车呢，你说这个摩托车要冲到坡下去把人家轿车撞坏了，咱得赔多少

钱啊？”

“接着讲！”大家赶紧催姑姥姥。“别提了，真是神了！”姑姥姥继续说：“那摩托车长脑子了，自己挑了个最合适方向拐了个弯停那里了！我的大儿子都看傻了，愣瞅着摩托车，都忘了去扶他弟弟了！”

大伙松了口气都跟着笑起来。姑姥姥继续说：“我邻居都说是大法师父保护我们家呀，看来真是这样，说大法好的人家都得福报！”

真的，在过去迫害法轮功的几年中，我常看见姑姥姥把大法弟子塞到她门缝里的真相资料分给邻居看，她还说：“从头到尾我是愣没找出人家法轮功的一点不是来，你看看这里面写的，说的话句句都在理！”门缝里一有光盘，她就招呼楼道里的邻居到她家看光盘。现在，姑姥姥更是拿这事告诉邻居：看来大法真相中说的“常说大法好，神佛就会保”真是千真万确的呀！◇